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

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，已使得力盡神危，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著，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，沒一頓飯的工夫，天已大亮，且不出門，只叫快請大夫。一時，王大夫來了，診了脈，疑惑說道：「昨日已好了些，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？敢是吃多了飲食？不然，就是勞了神思。外感卻倒輕了。這汗後失調養，非同小可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出去，開了藥方進來。寶玉看時，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，倒添了茯苓、地黃、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。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，一面歎說：「這怎麼處？倘或有個好歹，都是我的罪孽！」晴雯睡在枕上嘔道：「好二爺！你幹你的去罷。那裡就得了癆病了呢！」寶玉無奈，只得去了。至下半天，說身上不好，就回來了。晴雯此症雖重，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人；再者，素昔飲食清淡，饑飽無傷的。這寶宅中的秘法：無論上下，只略有些傷風咳嗽，總以淨餓為主，次則服藥調養。故於前一日病時，就餓了兩三天，又謹慎服藥調養。如今雖勞碌了些，又加倍培養了幾日，便漸漸的好了。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，炊爨飲食甚便，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。不必細說。

襲人送母殯後，業已回來，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，也曾回過寶玉等語，一一的告訴襲人。襲人也沒說別的，只說：「太性急了。」

只因李執亦因時氣感冒，邢夫人正害火眼，迎春岫煙，皆過去朝夕侍藥；李嬪之弟又接了李嬪娘、李紋、李綺家去住幾天；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，晴雯又未大愈，因此，詩社一事，皆未有人作興。便空了幾社。

當下已是臘月，離年日近，王夫人和鳳姐兒治辦年事。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，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，協理軍機，參贊朝政。不提。

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，著人打掃，收拾供器請神主；又打掃上屋，以備懸供遺真影像。此時榮、寧二府，內外上下，皆是忙忙碌碌。這日，寧府中尤氏正起來，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，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銀子進來說：「興兒回奶奶：前兒那一包碎金子，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，裡頭成色不等，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銀子。」說著，遞上去。尤氏看了一看，只見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筆錠如意的，也有八寶聯春的。尤氏命收拾起來，興兒將銀子快快交了進來。丫蓉答應去了。

一時，賈珍進來吃飯，賈蓉之妻迴避了。賈珍因問尤氏：「僑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？」尤氏道：「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。」賈珍道：「僑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，多少是皇上天恩。早關了來，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，下則是託祖宗的福。僑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，到底不如這個有體面，又是『沾恩錫福』。除僑們這麼一大家之外，那些世襲窮官兒家，要不仗著這銀子，拿什麼上供過年？真正皇恩浩蕩，想得周到！」尤氏道：「正是這話。」

二人正說著，只見人回：「哥兒來了。」賈珍便叫他進來。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。賈珍道：「怎麼去了這一日？」賈蓉陪笑回說：「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，又在光祿寺庫上。因又到了光祿寺，纔領下來了。光祿寺老爺們都說，問父親好。多日不見，都著實想念。」賈珍笑道：「他們那裡是找我！這又到了年下了，不是想我的東西，就是想我的戲酒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，就是「皇恩永錫」四個大字。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。一行小字，道是寧國公賈演，榮國公賈法，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，淨折銀若干兩，某年月日，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。值年寺丞某人，下面一個硃筆花押。

賈珍看了，吃過飯，盥漱畢，換了靴帽，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，回過賈母王夫人，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，方回家去。取出銀子，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。又命賈蓉道：「你去問問那邊二嬪娘，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。若擬定了，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，僑們再請時，就不能重複了。舊年不留神，重了幾家，人家不說僑們不留心，倒像兩家商議定了，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。」

賈蓉忙答應去了。一時，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。賈珍看了，命交給賴昇去看了，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。因在廳上看著小廝們抬圍屏，擦抹几案金銀供器。只見小廝手裡拿著一個稟帖並一篇賬目，回說：「黑山村烏莊頭來了。」賈珍道：「這個老砍頭的，今兒纔來！」賈蓉接過稟帖和賬目，忙展開捧著。賈珍倒背著兩手，向賈蓉手內看去，那紅稟上寫著：「門下莊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，並公子小姐金安。新春大喜大福，榮貴平安，加官進祿，萬事如意。」賈珍笑道：「莊家人有些意思。」賈蓉也忙笑道：「別看文法，只取個吉利兒罷。」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大鹿三隻，獐子五隻，麝子五隻，暹豬二個，湯豬二個，龍豬二個，野豬二個，家臘豬二個，野羊二個，青羊二個，家湯羊二個，家風羊二個，鱈魚二百個，各色雜魚二百斤，活雞、鴨、鵝，各二百隻，風雞、鴨、鵝，二百隻，野雞、野貓，各二百對，熊掌二對，鹿筋二斤，海參五斤，鹿舌五條，牛舌五條，鯉乾二斤，榛、松、桃、杏，各二口袋，大對蝦五對，乾蝦二百斤，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，中等二千斤，柴炭三萬斤，御田胭脂米二擔，碧糯五斛，白糯五斛，粉粳五斛，雜色梁穀各五斛，下用常米一千擔，各色乾菜一車，外賣梁穀牲口各項，折銀二千五百兩。外門下孝敬哥兒玩意兒：活鹿兩對，白兔四對，黑兔四對，活錦雞兩對，西洋鴨兩對。

賈珍看完，說：「帶進他來。」一時，只見烏進孝進來，只在院內磕頭請安。賈珍命人拉起他來，笑說：「你還硬朗。烏進孝笑道：「不瞞爺說：小的們走慣了，不來也悶的慌。他們可都不是願意來見見天子腳下世面？他們到底年輕，怕路上有閃失，再過幾年，就可以放心了。」賈珍道：「你走了幾日？」烏進孝道：「回爺的話，今年雪大，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，前日忽然一暖一化，路上竟難走的很，耽擱了幾日。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，日子有限，怕爺心焦，可不趕著來了？」賈珍道：「我說呢，怎麼今兒纔來。我纔看那單子上，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播台來了。」烏進孝忙進前兩步，回道：「回爺說，今年年成實在不好。從三月下雨，接連著直到八月，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。九月一場碗大的雹子，方近二三百里地方，連人帶房，並牲口糧食，打傷了上千上萬的，所以纔這樣。小的並不敢說謊。」賈珍皺眉道：「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。這夠做什麼的？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，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，你們又打播台，真真是叫別過年了！」烏進孝道：「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。我兄弟離我那裡只一百多地，竟又大差了。他現管著那府八處莊地，比爺這邊多著幾倍，今年也是這些東西，不過二三千兩銀子，也是有饑荒打呢！」賈珍道：「正是呢。我這邊倒可以，沒什麼外項大事，不過是一年的費用。我受用些就費些，我受些委屈就省些。再者，年例送人請人，我把臉皮厚些，也就完了。比不得那府裡，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，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，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。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，不和你們要找誰去？」烏進孝笑道：「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，有去有來。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呢？」

賈珍聽了，笑向賈蓉等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他說的可笑不可笑？」賈蓉等忙笑道：「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，那裡知道這道理？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？他心裡縱有這心，他不能作主。『豈有不賞之理』！按時按節，不過是些綵緞，古董，玩意兒；就是賞，也不過一百兩金子，纔值一千多兩銀子，夠什麼？這二年，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？頭一年省親，連蓋花園子，我算算，那一注花了多少，就知道了。再二年，再省一回親，只怕就窮了！」賈珍笑道：「所以他們莊家老實人：外明不知裡暗的事。『黃柏木作了磬槌子，外頭體面裡頭苦！』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：「果真那府裡窮了，前兒我聽見二嬪娘和鴛鴦悄悄商議，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。」賈珍笑道：「那又是鳳姑娘的鬼，那裡就窮到如此？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，實在賠得很了，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，先設出這法子來，使人知道，說窮到如此了。我心裡卻有個算盤，還不至此田地。」說著，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，好生待他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，將各樣取了些，命賈蓉送過榮府裡來，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，餘者派出等等，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，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，分給他們。接著榮國府也送許多供祖之物及給賈珍之物。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，鞞著鞋，披著一件猢猻大皮襖，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，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，閒看各子弟們來領取食物。因見賈芹亦來領物，賈珍叫他過來，說道：「你做什麼也來了？誰叫你來的？」賈芹垂手回說：「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，我沒等人去就來了。」賈珍道：「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著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。那二年你閒著，我也給過你的。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，家廟裡和尚道士們，一月又有你的分例，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，你還來取這個來？也太貪了？你自己瞧瞧，你穿的可像個手裡使錢辦事的？先前你說沒進益，如今又怎麼了？比先倒不像了。」賈芹道：「我家裡原人口多，費用大。」賈珍冷笑道：「你又支吾我，你在家廟裡幹的事，打諒我不知道呢！你到那裡，自然是爺了，沒人敢抗違你。你手裡又有了錢，離著我們又遠，你就為王稱霸起來，夜夜招聚匪類賭錢，養老婆小子！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，你還敢領東西來？領不成東西，領一頓馱水棍去纔罷！等過了年，我必和你二叔說，叫回你來！」賈芹紅了臉，不敢答言。人回：「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了。」賈珍聽說，忙命賈蓉出去款待「只說我不在家。」賈蓉去了。

這裡賈珍攆走賈芹，看著領完東西，回屋給尤氏吃畢晚飯，一宿無話。至次日更忙，不必細說。

已到了臘月二〇九日了，各色齊備，兩府中都換了門神、聯對、掛牌，新油了桃符，煥然一新。寧國府從大門、儀門、大廳、暖閣、內廳、內三門、內儀門並內垂門，直到正堂，一路正門大開。兩邊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燭，點的兩條金龍一般。次日，由賈母有封誥者，皆按品級著朝服，先坐八人大轎，帶領眾人進宮朝賀行禮。領宴畢回來，便到寧府暖閣下轎。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，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，然後引人宗祠。

且說寶琴是初次進寶祠觀看，一面細細留神，打量這宗祠。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，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，上面懸一匾，寫著是「賈氏宗祠」四個字，旁書「特晉爵太傅前翰林院事王希獻書」。兩邊有一副長聯，寫道：「肝腦塗地，兆姓賴保育之恩；功名貫天，百代仰蒸嘗之盛。」也是王太傅所書。進入院中，白石甬路，兩邊皆是蒼松翠柏，月台上設著古銅鼎彝等器。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，寫道「星輝輔弼。」乃先皇御筆。兩邊一副對聯，寫道是：「勳業有光昭日月；功名無間及兒孫。」也是御筆。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鬧龍填青匾，寫道是「慎終追遠。」旁邊一副對聯，寫道是：「以後兒孫承福德，至今黎庶念寧榮。」俱是御筆。

裡邊燈燭輝煌，錦幃繡幕，雖列著些神主，卻看不真。只見賈府諸人分了昭穆，排班立定。賈敬主祭，賈赦陪祭，賈珍獻爵，賈璉賈琮獻帛，寶玉捧香，賈菖賈菱展拜墊，守焚池。青衣樂奏，三獻爵，興拜畢，焚帛奠酒。禮畢，樂止，退出。眾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，錦帳高掛，彩屏張護，香燭輝煌，上面正房中，懸著榮寧二祖遺像，皆是披蟒腰玉；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。賈荇賈芷等，從內儀門挨次站列，直到正堂廊下；檻外方是賈敬賈赦；檻內是各女眷；眾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。每一道菜至，傳至儀門，賈荇賈芷等便接了，按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。賈蓉係長房長孫，獨他隨女眷在檻裡。每賈敬捧菜至，傳於賈蓉；賈蓉便傳於他媳婦，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；直傳至供桌前，方傳與王夫人；王夫人傳與賈母，賈母方捧放在桌上。邢夫人在供桌之西，東向立，同賈母供放。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，賈蓉方退出去，歸入賈芹階位之首。當時凡從「文」旁之名者，賈敬為首；下則從「玉」者，賈珍為首；再下從「草頭」者，賈蓉為首。左昭右穆，男東女西。俟賈母拈香下拜，眾人方一齊跪下，將五間大廳，三間抱廈，內外廊簷，階上階下，兩丹墀內，花團錦簇，塞的無一些空地。鴉雀無聞，只聽鏗鏘叮噹，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，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。

一時禮畢，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，專候與賈母行禮。尤氏上房，地下鋪滿紅氈，當地放著象鼻三足泥鰍流金瑤瑯大火盆。正面炕上鋪著新猩紅氈子，設著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；坐褥外，另有黑狐皮的袱子，搭在上面；大白狐皮坐褥。請賈母上去坐了。兩邊又鋪皮褥，請賈母一輩的兩三位妯娌坐了。這邊橫頭排插之後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，讓邢夫人等坐下。地下兩面相對二張雕漆椅上，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，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，讓寶琴等姐妹坐。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，賈蓉媳婦捧與眾老祖母，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，賈蓉媳婦又捧與眾姐妹。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。

茶畢，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。賈母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，便命看轎。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。尤氏笑回說：「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。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，用過晚飯再過去，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了？」鳳姐兒攙著賈母笑道：「老祖宗走罷。偕們家去吃去，別理他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這裡供著祖宗，忙得什麼兒似的，那裡還攔的住我鬧？況且我每年不吃，你們也要送去的；不如還送了來，我吃不下了，留著明兒再吃，豈不多吃些？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又吩咐他：「好生派妥當人夜裡坐著看香火，不是大意得的。」尤氏答應了。一面走出來，至暖閣前，尤氏等閃過屏風，小廝門纔領轎夫，請了轎出大門。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回至榮府。

這裡轎出大門。這一條街上，東一邊設立著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，西一邊設立著榮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，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。

一時來至榮府，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。如今便不在暖閣下轎了，過了大廳，轉彎向西，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。眾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堂中間，亦是錦綉繡屏，煥然一新。當地火盆內焚著松柏香，百合草。賈母歸了坐，老嫗嬾來回：「老太太們來行禮。」賈母忙起身要迎，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。大家挽手，笑了一回，讓了一回。吃茶去後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就回來歸了正坐。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。賈母笑道：「一年家難為你們，不行禮罷。」一面男一起，女一起，一起俱行過了禮，左右設下交椅，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。兩府男女、小廝、丫鬟，亦按差役(上、中、下)行禮畢，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鏰等物。擺上合歡宴來，男東女西歸坐，獻屠蘇酒、合歡湯、吉祥果、如意糕畢。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，眾人方各散出。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。王夫人正房院內設著天地紙馬香供。大觀園正門上挑著角燈，兩旁高照，各處皆有路燈。上下人等，打扮的花團錦簇，一夜人聲雜沓，語笑喧闐，爆竹起火，絡繹不絕。

至次日五鼓，賈母等人按品上粧，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，兼祝元春千秋。領宴回來，又至寧府祭過列祖，方回來。受禮畢，便換衣歇息。所有賀節來的親友，一概不會，只和薛姨媽李嬾娘二人說話，隨便或和寶玉寶釵等姐妹趕圍棋摸牌作戲。王夫人和鳳姐天天忙著請人吃年酒，那邊廳上和院內皆是戲酒，親友絡繹不絕。一連忙了七八天，纔完了。早又元宵將近，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。〇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，次日賈珍又請賈母，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請去吃年酒，不能勝記。至〇五這一晚上，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，定一班小戲，滿掛各色花燈，帶領寧榮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等家宴。賈敬素不飲酒茹葷，因此不去請他。〇七日祀祖已完，他就出城修養。就是這幾天在家，也只靜室默處，一概無聞，不在話下。

賈赦領了賈母之賞，告辭而去。賈母知他在此不便，也隨他去了。賈赦到家中，和眾門客賞燈吃酒，笙歌聒耳，錦繡盈眸，其取樂與這裡不同。

這裡賈母花廳上擺了〇來席酒，每席旁邊設一几，几上設爐瓶三事，焚著御賜百合宮香；又有八寸來長、四五寸寬、二三寸高、點綴著山石的小盆景，俱是新鮮花卉；又有小洋漆茶盤放著舊窰〇錦小茶杯；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纓絡。各色舊窰小瓶中，都點綴著歲寒三友、玉堂富貴等鮮花。上面兩席是李嬾娘薛姨媽坐；東邊單設一席，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，靠背、引枕、皮褥俱全。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，几上放著茶碗、漱盂、洋巾之類，又有一個眼鏡匣子。

賈母歪在榻上，和眾人說笑一回，又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。又說：「怨我老了骨頭疼，容我放肆些，歪著相陪罷。」又命琥珀坐在榻上，拿著美人拳搥腿。榻下並不擺席面，只一張高几，設著高架纓絡、花瓶、香爐等物外，另設一小高桌，擺著杯箸。在旁邊一席，命寶琴、湘雲、黛玉、寶玉四人坐著。每饌果菜來，先捧給賈母看，喜則留在小桌上嘗嘗，仍撤了放在席上，只算他四

人跟著賈母坐。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。下邊便是尤氏、李纨、鳳姐、賈蓉的媳婦；西邊便是寶釵、李紋、李綺、岫煙、迎春姐妹等。兩邊大梁，上掛著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。每席前豎著倒垂荷葉一柄，柄上有彩燭插著。這荷葉乃是洋氈瑤瑯活信，可以扭轉向外，將燈影逼住，照著看戲，分外真切。窗格門戶一齊摘下，全掛彩穗，各種宮燈。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，將羊角、玻璃、戳紗，料絲，或繡、或畫、或絹、或紙，諸燈掛滿。廊上幾席就是賈珍、賈璉、賈環、賈琮、賈蓉、賈芹、賈芸、賈菖、賈菱等。

賈母也曾差人去請眾族中男女，奈他們有年老的，懶於熱鬧。有家內沒有人，又有疾病淹留，要來竟不能來；有一等妒富愧貧，不肯來的；更有憎畏鳳姐之為人，賭氣不來的；更有羞手羞腳，不慣見人，不敢來的；因此，族中雖多，女眷來者不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賈藍來。男人只有賈芹、賈芸、賈菖、賈菱四個——現在鳳姐麾下辦事的——來了。當下人雖不全，在家庭小宴，也算熱鬧的。

當下又有林之孝的媳婦，帶了六個媳婦，抬了三張炕桌，每一張上搭著一條紅氈，放著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，用大紅繩串穿著。每二人搭一張，共三張。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嬌娘的席下，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。賈母便說：「放在當地罷。」這媳婦素知規矩，放下桌子，一並將錢都打開，將紅繩抽去，堆在桌上。此時唱的西樓會，正是這齣將完，于叔夜賭氣去了，那文豹便發科諷道：「你賭氣去了。恰好今日正月□五，榮國府裡老祖宗家宴，待我騎了這馬，趕進去討些果子吃是要緊的。」說畢，引得賈母等都笑了。薛姨媽等都說：「好個鬼頭孩子！可憐見的！」鳳姐便說：「這孩子纔九歲了。」賈母笑說：「難為他說得巧。」說了一個「賞」字。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筐籠，聽見一個「賞」字，走上去，將桌上散堆錢，每人撮了一筐籠，走出來，向戲台說：「老祖宗、姨太太、親家太太賞文豹買果子吃的。」說畢，向台一撒，只聽豁啣啣，滿台的錢啊。賈珍、賈璉已命小廝們抬大筐籠的錢預備——

未知怎生賞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